

生命只是一个过程，
在一起的每分每秒都是结果。

愿无岁月 可回头

回忆专用小马甲 作品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生命只是一个过程，
在一起的每分每秒都是结果。

愿无岁月 可回头

回忆专用小马甲
作品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愿无岁月可回头 / 回忆专用小马甲著. —北京: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6.9

ISBN 978-7-5502-7925-4

I. ①愿… II. ①回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129666 号

愿无岁月可回头

作 者: 回忆专用小马甲

出 品 人: 唐学雷

责任编辑: 李 征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)

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: 158 千字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 印张: 8

2016 年 9 月第 1 版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7925-4

定价: 39.80 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 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 010-82069336

愿 无 岁 月 可 回 头

×

FOUR

同桌 - 049

同桌一直是个自卑的人，他摸摸索索练了五年吉他，在我看来，弹得简直一級棒，但他从没在人前显摆过。他写了不少歌，也从没给女孩弹过。他一直活在女孩的世界里，从没得到过女孩的认可，总觉得自己狗屁不是。可能这世上最痛苦的，并非走了很久后碰到南墙，而是回首时才发现，自己走的，根本就不是路。所有的坚持，没人会在乎，也没有意义。

×

FIVE

波仔 - 059

薄情并快乐地活着吧波仔，不管你认不认我，我都一厢情愿是你的家人。

×

SIX

愿无岁月可回头 - 067

后来我问王南：遇到张龄南，后悔吗？
他说：一点也不，你看我的牙现在多整齐……

愿 无 岁 月 可 回 头

×
TEN

关于养犬我所知道的一些事情 - 123

诸等经济完全独立并且有多余的预算时再带它们回家，不然宠物跟着受罪，也难为了自己。不能图自己一时好玩，让它们一生流离失所。

×
ELEVEN

关于养猫我所知道的一些事情 - 135

端午每天差不多有一半的时间在睡觉，睡醒了花两到三个小时舔舔毛，梳理自己，再吃吃饭、晒晒暖、上上厕所、捣捣蛋，一天基本就过去了。

×
TWELVE

妞妞端午 - 147

妞妞宽容，有端午后，它俩从没起过任何争执，它分享了所有的一切，包括自己。

×

THIRTEEN

小翠 - 211

我说：刚才入那么多，小花胆小，敢从树上下来不容易，因为你，它相信了这个世界。

小翠笑了：因为它饿。

我问小翠：你不喜欢这里吗？

小翠说：喜欢，但人不一定能生活在喜欢的地方。



帅 帅

×

ONE



帅帅也真是没福，那么多寒冬都熬过，死在了盛夏。陈爷泉下有知，应该没啥遗憾了，给人看一辈子病，到死也没等着的医生名分，帅帅给他要回来了。

帅帅不傻，他想把自己最好的东西，留给唯一喊他名字的人。

帅帅 ● ○

被朋友拉进了老同学群，跟大家寒暄后，听到个让人难受的消息：帅帅死了。

按说他名儿不叫帅帅，最开始大家叫他小傻子，他知道不是啥好称呼，不答应。但有人开玩笑夸他帅时，他就跟着傻乐，叫他帅帅，他会“嗯”上一声，帅帅这名字就叫开了。

关于帅帅的身世，大家都知道些。他家在城边的乡下，在家他最小，上面有两个姐姐。他很小时父亲就去世，妈妈含辛茹苦拉扯着他们姐弟仨，因为有他这个傻儿子，一直没再嫁。他十多岁时，母亲也病逝，一个姐姐外出打工嫁在了异乡，一个姐姐虽留在县里，但也活得很辛苦，帅帅就顺理成章地流浪了。

最早遇到帅帅时，我上小学。他比我们大几岁，成天在街上溜达，低着头，穿得破破烂烂的，很老实，嘴永远半张着，口水滴在身上，胸口黑乎乎一片。他喜欢热闹，爱往人多的地方去，智商比同龄人低挺多。我从小就厌学，在我

们那儿叫学混子。学不会又贪玩，不受老师待见，恶性循环，成绩越来越差，在教室多待一会儿都如坐针毡，跟几个同样不成才的朋友早早学会了逃课出去晃悠。

帅帅那会儿也算个孩子，他总想跟小孩玩，但没谁愿意搭理他，我们愿意。一是我们逃课出去，完全没啥玩伴。二是想到大家都在上课，心里说不出地空虚，见到他，多少有些安慰：有人比我们还废物，比我们还不成才呢。帅帅的破褂子上，有俩巨大的口袋，不知谁给缝的，永远鼓着，里面装着他的一切。有没吃完的馍、饼，有他参加红白事儿人家给的香烟，还有他捡的垃圾。每次叫他玩啥之前，他都跪在那儿，把口袋里乱七八糟的全掏出来，要走时再一一装回去。

我们常从家里拿东西给他吃，按说他也饿不着，屁大个县城，不管走到哪儿，东家一口西家一块的，总有人塞吃的给他。不管给他啥，他永远狼吞虎咽。那会儿正是拿尿和泥的年龄，没谁嫌他脏，骑马打仗，他永远是马。跳皮筋，他就一直像木头一样杵在那儿，帮我们撑着皮筋。他从不抱怨，能跟我们一块儿，已经很开心了。有时玩到晚上，我们被爹妈一个个拧回去，剩他自己在路灯下站着。他睡觉的地方不固定，路边、桥洞、待拆的仓库、水泥管道……哪儿都能睡。北方的冬天很冷，但也没冻着他，谁家没点破衣服烂被子啥的，街坊们见了就塞给他，当积德了。他没啥记性，被褥太大也背不走，在哪儿睡上几天，迷路回不去了，东西也就全扔那儿了。

经常在路上见一些大娘婶子啥的追着要拧他耳朵：兔崽子！那么好个被子给你了！今年的新棉花！你给我扔哪儿了？帅帅傻笑着往前跑，缩着脑袋，不停。



时间就这么过着，我初中时，帅帅差不多就成年了，身高一米八几，体重得有两百斤。作为一个流浪汉，他的体形简直代表着我们县的良心。也不知道是谁起的头儿，大家又开始拿他开玩笑：帅帅长大了，该娶媳妇啦！看上哪家的闺女没？！给你做个媒……不知是人们调侃多了，还是他的自然反应，这货还真经历了一次“爱情”。

对象是住在城南的一个姑娘，家里是开化肥代销点的，女孩在店里帮忙。女孩人很清秀，心也好，店里有没用完印着广告语的背心，帅帅路过时，女孩总拿些给他，偶尔也给他端口吃的。

白天街上热闹时，帅帅常蹲在店对面的墙角，隔着一条小街，时不时往店里看上一眼。帅帅这小心思，很快被好事儿的发现了。

人们觉得他肯定喜欢上人家姑娘了，不然那么多人给过他吃穿，他咋就偏往这边蹲？在别人的怂恿下，帅帅还鼓起勇气进过店里一次。到里面后，他一股脑把自己兜里的家伙什儿全掏了出来，搁在地上，扭头就跑，姑娘在人们哄笑声中窘迫地关上了店门。

无聊的小城，就指着这点八卦热闹了，很快传得尽人皆知。人们路过时，会戏谑地往店里瞅上一眼：喏，那就是帅帅媳妇吧？初恋能有啥好结果？只不过帅帅的比一般人更惨。没过多久，帅帅又一次习惯性蹲在对面时，女孩的哥哥从店里出来了。帅帅被揪着领子拽起，掐着脖子往后推，推一下，退几步，推一下，退几步，一直退到街口。围观的很多，但没谁敢上去劝。女孩的哥哥没做错啥，也不算动手打人。虽说大家都知道帅帅老实，没干过啥坏事，但谁愿意自己家待嫁的姑娘，被个傻子惦记着？有个万一，谁负得起责？女孩的哥

哥走后，帅帅被看热闹的围在个角落，我猫腰挤到了前面。他低着头，浑身哆嗦，嘴张着，说不出话，手不停地向上拢自己的头发，一遍又一遍。

他一定很绝望，我有点感同身受。挺巧，也就是在那天，我鼓起勇气给暗恋许久的女同学写了一封长长的表白信。女同学看完信，放学时跟我说：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学习，你要想证明自己喜欢我，就用功考重点高中吧。我想了想说：我考不上……

出了这事儿之后，帅帅就很少去城南了。城北有个大湖，算是我们那儿唯一的景点了。湖没咋开发，夏天的傍晚，全民的娱乐项目就是过去洗澡。因为总出意外，县里在湖边周围修上了很陡的石头堤坝，只留个固定地方允许下水，入口处铺上些沙子，算是个自然浴场，但即使这样，每年也总有一两个看不住的顽童，因私自玩水溺亡。

帅帅在湖边待久了，见多了气急败坏的父母连打带骂将自家下湖玩水的孩子薅走，慢慢他有样学样，每当小孩子没大人带着私自下水时，他就大叫着冲过去将孩子拽上岸。人们发现他这举动，赞不绝口，好事儿！帅帅做得对！这是在救人呢！救人！

帅帅被这么一夸，干劲儿更大了。他不会水，不敢往深处去，就成天在水边守着，热急了就蹲下，在水里浸一浸。背上的皮被晒脱了一层，像剥了一半的烤红薯，里面是鲜红的。去游泳的人谁想起来了，就给他捎口吃的，搁在岸边，喊一声帅帅，他就扑腾着水花跑过来吃了。没谁觉得这有啥不好，小孩不敢私自乱下水了，都知道有傻子守着呢。为人父母的多少有些宽心，不管咋说，算多了道防线。

湖水每天冲着，滩上的沙子总是越来越少，县里隔段时间就拉几车补上。运沙的工人来了，帅帅就凑着热闹帮忙，来回蹭几趟车坐。大锅饭做好了，也给他盛上一碗。在一次运沙的途中，帅帅在拖车里睡着，从高高的沙堆顶上滚了下来，摔在路中间，兜里的东西撒了一地，全身上下没一块好地方了……围观的人都傻眼了，这咋办？往医院送要钱，谁知道他亲人在哪儿，该通知谁？也该他命好，摔在了陈爷家门口。在人们不知所措时，陈爷拨开人群说：把他抬我院里吧。

陈爷是个佝偻的老头儿，背很驼很驼，一生未婚，也没有子女。他年轻时在乡下做赤脚医生，后来搬到了城郊，自己住，在院里开个诊所，给人看些简单的头疼脑热。他心好，帮过不少人。大家见面都叫声陈爷。但前两年县里把没执照的诊所统一取缔了，陈爷行动不便，街道就帮着把他挂在门口多年的医生招牌拆走了。大家七手八脚把帅帅抬了过去，陈爷先给他止住血，又去医院买齐了药物，帮他包扎好，随后让大家帮着把院里放东西的一间西屋打扫了一下，帅帅还动不了，就躺里面养病。都说傻子生命力强，不假。帅帅那点皮肉伤，很快就好得差不多了。人们看见帅帅，就夸陈爷医术好，不但治好了他的伤，连以前他半张着的嘴也合上不再流口水了。陈爷笑笑说：啥医术啊，一天三顿都让他吃饱了，嘴就合上了。帅帅能下床走动后，自己又跑到湖里面泡着。陈爷找过去，揪着耳朵把他拽了出来，帅帅吱吱呀呀地说：救人……陈爷说：不救了，淹着你了咋办？陈爷无子嗣，年轻时，哥哥把长子过继给了他，条件是侄子帮他养老送终，他百年后东西都留给侄子。

他侄子现已结婚成家，在县里工作。陈爷诊所停了以后，没啥收入，侄子就定期给他送些吃的。陈爷的院儿里种满了葡萄树，齐腰那么高，每到夏季，